

文化传统与当下

谦恭渐稀 霸王风靡

□纪慎言

关于“谦恭”，让我们这些花甲以上年龄段的老人们，记忆最深感受最大的就是往时随处可见的人们习以为常的“谦称”。譬如称呼自己时，像俺、我、咱家、本人之类的直白词语就很少运用，而多谦称为“在下”“敝人”“不才”或者“晚生”“老朽”“学生”；做官的无论官阶多高常自称“下官”；为将的则无论权位多重皆自称“末将”；称自己的发妻为“内人”或“贱内”“糟糠”；称自己的子女为“小女”“大子”；称自己的家为“寒舍”“蓬荜”等等。即使同学老乡朋友之间写信也是自称“愚兄”“愚弟”或者“愚某”。总之，那时候的人们

虽然不能说都是谦谦君子、礼仪圣人，但为人处世多数也是谦逊恭敬的温和，而绝少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霸气。

星移斗转，时过境迁。从上世纪初的“反帝反封建”“砸乱孔家店”，到六十年代的“破旧立新”“批林批孔”，再到如今处处“金钱至上”的恶意竞争，已使当今的“谦恭”及“谦称”已经类似“叫好不叫座”的京剧，或正犹如当下被冷落的“雷锋”！

首当其冲的是“同志”这一不谦不傲的称呼渐行渐远，遑论上述那些常被斥为虚伪的“谦称”。

官场上“官称”或曰“称官”风行，正常的“官称”如书记、×

长、主任等或常被弃用，取而代之的经常是“老板”“大老板”或“老大”“老总”貌似“行会”中的惯称。如今的公务员的“官称”都统称“官”了，除了官职之外，法院的统称“法官”，检察院的统称“检察官”，公安局的统称“警官”（过去偶尔见到写着“有困难找警察”的牌子现在也很少见到了，于是在下臆想：不会是因为称呼变异消失的吧），税务局的统称“税官”……前不久在电视上看到某大城市遭遇恶劣天气的报道时，荧屏字幕上竟然又出现了一个“××气象台首席服务官”字样。真让人眼界大开，连服务的竟然也称“官”了！

市场上除了有些企业把总

经理改称“首席执行官”以外，“谦称”的事根本不懂。最能够体现他们心情和欲望的是他们在商品名称和招牌上的“霸王”情结。如今人们走在街上，“烧烤第一家”“涮锅王”“一品参娃”“蟹王府”等标明自己至高无上的店铺琳琅满目；商店里标有“×王”“×霸”的商品俯拾皆是。切菜有“刀皇”，做菜有“不粘王”、“生抽王”，吃面有“面霸”；进卫生间洗脸有“皂王”，洗澡有“浴霸”，那洗发液干脆就叫“霸王”了！哈哈，怪不得如今的“假冒伪劣毒”如此让人兴败呢，原来与当下处处“出（楚）霸王”有关啊！

社会呼唤谦恭，人间期待真诚。

没有自己的独特精神世界，意味着“文化中国”的丧失；“文化中国”的丧失，必然是百分百美国人、百分百德国人、百分百英国人等等……

等等，而没有“中国性”。在海外华人世界重建“文化中国”，使其“文化中国”不亡显得尤为重要。华人的精神世界即华人之所以为华人的文化族徽，这个族徽不是血统的、种族的、语言的，而是内在的、精神的、心灵的。

海外华人“文化中国”的重建，主要是通过主动、自觉的努力而争取到的，不是自然而然地获取的。诚然，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与华人聚集区的文化中国的发展、进步是分不开的。有一天，中国如果成为全世界的模范之国，成为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包容性最大的国度，那么海外华人的“文化中国”的重建则会轻而易举！

“文化中国”的重建就是使具有华人血统的百分百的美国人、百分百的法国人、百分百的英国人等多少体现一点“中国性”、“华夏情”，保有一颗“中华心”。当然，这颗“中华心”与美国心、英国心、法国心等等并不矛盾，而是高度统一的。中华心就是仁爱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一句话，就是善心。这颗善心凡人皆有之，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皆有之，之所以叫它“中华心”，是因为它是通过中华文化的特殊方式展现出来的。这颗中华心就是海外华人的“文化中国”、“精神世界”、“心灵空间”，就是祖先在自己身上烙下的“中国印”。这颗“中国印”可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

当然，我们不否认，海外华人也有唐人街、中国城之类的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区域，每逢春节有些唐人街或中国城也进行一些展现华人习俗的表演或庆祝活动，这些活动对于保留华人习俗与传统，加强华人凝聚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些文化活动往往形式大于内容，故而人们往往只会看“热闹”，而对其精神底蕴一无所知。海外华人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华人之所以为华人”的精神世界，正因华人没有“华人之所以为华人”的统一精神信仰，不少海外华人信奉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

没有自己的独特精神世界，意味着“文化中国”的丧失；“文化中国”的丧失，必然是百分百美国人、百分百德国人、百分百英国人

（颜炳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尼山圣源书院副院长、《儒风大家》专栏作家）

“文化中国”与海外华人精神世界

□颜炳罡

第三代华人移民、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曾说过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我以我的中国血统而自豪，我以我的祖先而自豪，我以华裔为美国的贡献而自豪。但我是百分百的美国人。”中国血统，美国人，虽然不觉得奇怪，但却十分新鲜。如果是一位在中国长期生活的美国人，是否说美国血统，中国人呢？大概也会吧。美国人之所以为美国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是什么？果真是黄白之分，蓝黑之别？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裔，有没有不同于欧裔、非裔、日裔等种族而为华人所独具的共同的东西呢？如果有，这个东西是什么呢？由是我想到“中华心”。

我们知道，“中国”本来是一文化观念，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中国人的天下意识十分显豁，而国家观念十分淡薄。作

为政治实体意义上的近代国家观念是西方列强教给中国人的。通过骆家辉这个案例，也许我们明白了，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美国人之所以为美国人，并不取决于他的血统、种族，而是取决于他的文化，故而，中国血统，百分百的美国人。

犹太人对此可能会有所不同。他们散居世界各地，他们会说他们是美国的犹太人，荷兰的犹太人，英国的犹太人，俄罗斯的犹太人，但他们不会说自己是百分百的美国人。这是因为犹太人有着自己共同的宗教信仰——犹太教。他们将其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看得很重要。反观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华人有没有自己的共同信仰和价值支撑呢？

我们注意到海外华人有个“文化中国”的观念。杜维明先生曾指出：“文化中国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观念，不是一个狭隘的种族观念，也不是完全语言的观念。”他指出“文化中国”有三个意义世界：

第一个意义世界，包括中国

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主要是由华人组成的社会；第二个意义世界就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包括马来

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美国、澳洲、非洲和欧洲等地华人；第三个意义世界是包括了一批与中华民族既无血缘关系，又无婚姻关系的国际人士，其中有学者和汉学家，也包括长期和中国文化或中国打交道的企业家、媒体从业者和政府官员。杜先生将与中国具有相关性的人士统统纳入“文化中国”范围，虽然十分宽泛，但这一概念的出现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们认为杜先生充分注意到“文化中国”这一概念外延，而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建设则着力不够。“文化中国”主要是一精神范畴，而不是一区位概念。我们认同杜先生的观念，文化中国不是狭隘的地域观念，不是狭隘的种族观念，也不是语言的观念。因而，一个人属于还是不属于“文化中国”领域，与其是否具有中国血统没有必然联系，与其操什么语言没有必然联系，与其生活在哪个国家没有必然联系。一个人生于斯土，终死于斯邦，但一生从事反中国文化活动的人，或唱着“哈里路亚，感谢神”指引八国联军杀害自己同胞的人，这些人就不属于“文化中国”领域的人；相反，一位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宣传、推广、普及的外国人，无论他是美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日本人、韩国人等等，无疑他属于“文化中国”领域的人。由是我们认为，“文化中国”是指受中国文化影响而对中国文化怀有某种同情与敬意的精神空间、心灵空间。

像骆家辉这样在美国成长起来的第二、第三乃至第N代没有受过中国文化影响的华人，他们虽

栽树用材讲究多

□周东升

前段时间，曾经在齐鲁晚报看到一篇关于年俗方面的文章，文中提到除夕夜的很多禁忌。学罢此文，不禁感慨：作为礼仪之邦的齐鲁大地，禁忌何其多也！

细细想来，无论是逢年过节、婚丧嫁娶这样的重要的时日，还是日常的衣食住行、待人接物，人们都在下意识地遵循着诸多讲究。而讲究一旦被普遍认可并发挥到极致，便成为了禁忌。禁忌能被世代沿袭，则说明其中或多或少蕴含着一定的道理。比如说栽树和对木材的使用这两项农事，在我们这里就有不少的说法。

“后不栽桑前不栽柳，门前不栽哗啦手。”这是每年春日栽树时老人们最常提及的一句话。这里的前和后，是相对房屋而言。屋后

为什么不能栽桑树呢？盖因“桑”与“丧”同音，房屋后面栽桑树，有“丧后”的不吉利话头，乡亲们认为这对后代有诅咒之嫌；而柳树呢？更是与丧葬和坟墓有关。我们这里有发丧时孝子挂“哀杖子”的习俗，哀杖子都是用新砍下的柳树棍来充当，死者下葬后，孝子随手就把哀杖子插到坟堆前。如果气候适宜，柳枝很容易生根发芽，长成大树。大家若是留心一下，就会发现，鲁中南一带的坟墓前总有三两株长势旺盛的柳树，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因此，房屋前栽柳树，极易产生不好的联想：哗啦手指的是杨树。杨树的叶片大而浓密，像张开的手掌，微风一吹，便“哗啦”作响，既影响睡眠，夜间有贼入院时，还难以听到声响。

房前屋后如此，院外四周栽

树也有许多忌讳。院子外面的树没有靠墙很近的，一般要在墙根与树穴间留出两三米的距离，这样既防止树根扎到墙基底部，避免对墙体的破坏，还消除了刮大风时树枝掉下来伤人与毁坏房屋的危险；还有重要的一点，这使得那些善于爬树翻墙的窃贼没有了可借助的便利，降低了被盗的几率。

与之相反，一些寓意美好的树种却可以被广泛栽植。榆树，不仅阳春时节能够结出成串成串的“钱”，而且还有着“年年有余”的好口彩。枣树，取“早生贵子”之意。桃树，自古就承担着驱邪避灾的使命，“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即是明证。

栽树事小，智慧却大。表面看似不可理喻甚至被误解为带有迷信色彩的一些禁忌，却是祖辈们

在长期的生活与生产实践中，不断总结并升华为精神层面的一种生存智慧，从而也折射出他们朴素的哲学思维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树木长成材后，就要砍伐使用，但不同的木料该作何用场，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比如槐树不能当作屋团（即檩木）使用，更不能作为屋门和门槛的木料，就因“槐”字的右边是个“鬼”旁。屋顶上方有鬼盘踞，或者屋门口有鬼把守，谁的心里能不犯嘀咕？棟子木，是做床体的首选木料，取“恋子”之意，饱含着浓浓的骨肉亲情。

因此，一些讲究或者禁忌的存在，并没有什么不好。这至少能使人们心存一份敬畏，从而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言行；否则，人人无所顾忌，人人为所欲为，还何谈安宁祥和呢？



年春日栽树时老人们最常提及的一句话。
『后不栽桑前不栽柳，门前不栽哗啦手。』这是每